

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传

彩图本

人民美術出版社

米开朗琪罗传

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人民美術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开朗琪罗传 / (法) 罗曼·罗兰著; 傅雷译.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102-08191-5

I. ①米… II. ①罗… ②傅… III. ①米开朗琪罗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传记 IV.
①K835.46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2475号

米开朗琪罗传

MÍKĀILǎNGQÍLUÓ ZHUÀN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邮编: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 (010) 67517601
网购部: (010) 67517864

责任编辑 张侠 李捷
装帧设计 徐洁
责任校对 白劲光
责任印制 胡雨竹
制 版 朝花制版中心
印 刷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年12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1

印 数: 0001—3000册

ISBN 978-7-102-08191-5

定 价: 5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010) 6751778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按

《米开朗琪罗传》为罗曼·罗兰所著《巨人三传》之一。米开朗琪罗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与达·芬奇和拉斐尔并称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

罗曼·罗兰称米开朗琪罗“是文艺复兴的代表，整个世纪的光荣都是属于他的”。但在这本传记中，罗曼·罗兰并没有渲染艺术家“英雄”的成分，而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最真实的米开朗琪罗，使我们看到了巨人生活的孤独与精神的悲苦。在他漫长而艰难的创作道路中，时时忍受着疾病的痛苦与命运的嘲弄；家族对他的索取；妒忌者对他的中伤与排挤。而他的自由亦被不断更迭的统治者所摆布。他的艺术创作经受了无数的制约，无法去表达他自己心中的伟大构想。大量的作品未完成，而完成者又屡遭破坏。但我们仍然看到了米开朗琪罗那高贵的灵魂从未改变，他对家人的无私与关怀，对弱者与民众的仁爱，对国家与信仰的忠诚始终如一。他经历了意大利的辉煌与衰弱，以人的觉醒与挣扎为主题，在不朽的作品中表现了令人震撼的力与狂怒，从而成为矗立在文艺复兴的一座山峰。

本传记为20世纪著名的翻译家、艺术评论家、教育家傅雷所译，今年是傅雷110周年诞辰，本书的出版亦是对他的一种纪念。本书将傅雷翻译的原文转为简体字，以方便读者阅读；同时也将繁体字版本附后，

为一些爱好者和研究者所用，力图为读者呈现傅雷最原汁原味的译文。同时附加编者注数十处，对一些人名、地名、术语予以解释。更附大量米开朗琪罗精美的彩色作品图片，以便读者对原文中提及的作品有更好的了解。

人民美术出版社外国美术编辑室

目 录

译者弁言	1
弥盖朗琪罗	5
上编 战斗	19
一 力	19
二 力底崩裂	38
三 绝望	51
下编 舍弃	65
一 爱情	65
二 信心	85
三 孤独	102
尾声	111
死	111
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生涯	117
书影	119
作品	313

译者弁言

本书之前，有《贝多芬传》；本书之后，有《托尔斯泰传》：合起来便是罗曼·罗兰底不朽的“巨人三传”。逡译本的意念是和逡译《贝多芬传》的意念一致的，在此不必多说。在一部不朽的原作之前，冠上不伦的序文是件褻渎的行为。因此，我只申说下列几点：

一、本书是依据原本第十一版全译的。但附录底弥氏诗选因其为意大利文原文（译者无能）且在本文中已引用甚多，故擅为删去。

一、附录之后尚有详细参考书目（英、德、美、意四国书目），因非目下国内读书界需要，故亦从略。

一、原文注解除删去最不重要的十余则外，余皆全译，所以示西人治学之严，为我人作一榜样耳。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

在翡冷翠^[1]底国家美术馆中，有一座为弥盖朗琪罗^[2]称为“胜利者”的白石雕像。这是一个裸露的青年，生成美丽的躯体，低低的额上垂覆着卷曲的头发。昂昂地站着，他的膝盖踞曲在一个胡髭满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头伸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胜利者并不注视他。即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满是沉郁之感的嘴巴，和犹豫的目光转向别处去了。手臂折转去向着肩头，身子望后仰着；他不再要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已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

这幅英雄的惶惑之象，这个折了羽翼的胜利之神，在弥盖朗琪罗全部作品中是永留在工作室中的唯一的作品，以后，但尼哀·特·伏尔丹^[3]想把它安置在弥氏墓上。——它即是弥盖朗琪罗自己，即是他全生涯底象征。

痛苦是无穷的，它具有种种形式。有时，它是由于物质底凌虐，如灾难，疾病，命运底徧枉，人类底恶意。有时，它即蕴藏在人底内心。在这种情境中的痛苦，是同样的可悯，同样的无可挽救；因为人不能自己选择他的人生，人既不要求生，也不要求成为他所成为的样子。

弥盖朗琪罗底痛苦，即是这后一种。他有力强，他生来便是为战斗为征服的人；而且他居然征服了。——可是，他不要胜利。他所要的并不在此。——真是哈姆雷德式的悲剧呀！赋有英雄的天才而没有实现的意志；赋有专断的热情，而并无奋激的愿望：这是多么悲痛의矛盾！

人们可不要以为我们在许多别的伟大之外，在此更发见一桩伟大！我们永远不会说是因为一个人太伟大了，世界于他才显得不够。精神底烦闷并非伟大底一种标识。即在一般伟大的人物，缺少生灵与万物之间，

[1] 编者注：即佛罗伦萨。

[2] 编者注：即米开朗琪罗。

[3] 编者注：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挚友之一。

生命与生命律令之间底和谐，并不算是伟大：却是一桩弱点。——为何要隐蔽这弱点呢？最弱的人难道是最不值得人家爱恋吗？——他正是更值得爱恋，因为他对于爱的需求更为迫切。我绝不会造成不可及的英雄范型。我恨那懦怯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底苦难和心灵底弱点。我们当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甘言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懦怯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底真面目——并且爱世界。

我在此所要叙述的悲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从生命底核心中发出的，它毫无间歇地侵蚀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毁灭为止。这是巨大的人类中最显著的代表之一，一千九百余年来，我们的西方充塞着他的痛苦与信仰底呼声，——这代表便是基督徒。

将来，有一天，在多少世纪底终极，——（如果我们尘世的事迹还能保存于人类记忆中的话）——会有一天，那些生存的人们，对于这个消逝的种族，会倚凭在他们堕落的深渊旁边，好似但丁俯在 Malebolge^[1] 之旁那样，充满着惊叹、厌恶与怜悯。

但对于这种又惊又佩又恶又怜的感觉，谁还能比我们感得更真切呢？因为我们自幼便渗透这些悲痛的情操，便看到最亲爱的人们相斗，我们一向识得这基督教悲观主义底苦涩而又醉人的味道，我们曾在怀疑踌躇的辰光，费了多少力量，才止住自己不致和多少旁人一样堕入虚无的幻象中去。

神呀！永恒的生呀！这是一般在此世无法生存的人们底荫庇！信仰，往往只是对于人生对于前途的不信仰，只是对于自己的不信仰，只是缺乏勇气与欢乐！……啊！信仰！你的苦痛的胜利，是由多少的失败

[1] 编者注：现译为“恶囊”，为地狱第八层之内的壕沟。

造成的呢！

基督徒们，为了这，我才爱你们，为你们抱憾。我为你们怨叹，我也叹赏你们的悲愁。你们使世界变得凄惨，把它装点得更美。当你的痛苦消灭的时候，世界将更加枯索了。在这满着卑怯之徒的时代，——在苦痛前面发抖，大声疾呼地要求他们的幸福，而这幸福往往便是别人底灾难，——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底价值和离开人生时底甜蜜。

罗曼·罗兰

弥盖朗琪罗

这是一个翡冷翠城中的中产者，——

——那里，满是阴沈的宫殿，矗立着崇高的塔尖如长矛一般，柔和而又枯索的山岗细腻地映在天际，岗上摇曳着杉树底圆盖形的峰巅，和闪闪作银色，波动如水浪似的橄榄林；

——那里，一切都讲究极端的典雅，洛朗·特·梅迭西斯^[1]底讥讽的脸相，玛几阿凡^[2]底阔大的嘴巴，鲍梯却梨^[3]画上的黄发，贫血的维纳斯，都会合在一起；

——那里，充满着热狂，骄傲，神经质的气息，易于耽溺在一切盲目的信仰中，受着一切宗教的和社会的狂潮耸动，在那里，个个人是自由的，个个人是专制的，在那里，生活是那么舒适，可是那里的人生无异是地狱；

——那里，居民是聪慧的，顽固的，热情的，易怒的，口舌如钢一般尖利，心情是那么多疑，互相试探，互相嫉忌，互相吞噬；

——那里，容留不下莱渥那·特·文西^[4]般的自由思想者，那里，鲍梯却梨只能如一个苏格兰底清教徒般在幻想的神秘主义中终其天年，那里，萨伏那洛尔（Savonarole）受了一般坏人的利用，举火焚烧艺术品，使他的僧徒们在火旁舞蹈——三年之后，这火又死灰复燃地烧死了

[1] 编者注：即洛伦佐·德·美第奇。

[2] 编者注：即马基雅维利。

[3] 编者注：即波提切利。

[4] 编者注：即莱奥纳多·达·芬奇。

他自己。

在这个时代底这个城市中，他是他们的狂热底对象。

自然，他对于他的同胞们没有丝毫温婉之情，他的豪迈宏伟的天才蔑视他们小组的艺术，矫饰的精神，平凡的写实主义，他们的感伤情调与病态的精微玄妙。他对待他们的态度很严酷；但他爱他们。他对于他的国家，并无达·文西般的微笑的淡漠。远离了翡冷翠，便要为怀乡病所苦。^[1]他一生想尽方法要住在翡冷翠，在战争底悲惨的时期中，他留在翡冷翠；他要“至少死后能回到翡冷翠，既然生时是不可能。”^[2]

因为他是翡冷翠底画家，故他对于自己的血统与种族非常自傲。^[3]甚至比对于他的天才更加自傲。他不答应人家当他艺术家看待：

“我不是雕塑家弥盖朗琪罗……我是弥盖朗琪罗·鲍那洛蒂 (Michelagnolo Buonarroti) ……”^[4]

他精神上便是一个贵族，而且具有一切阶级底偏见。他甚至说：“修

[1] “我不时堕入深切的悲苦中，好似那些远离家庭的人一样。”（见罗马，1497年8月19日书）

[2] “死之于我，显得那么可爱；因为它可以使我获得生前所不能得到的幸福：即回到我的故乡。”

[3] Buonarroti Simoni, 裔出 Settignano, 在翡冷翠地方志上自12世纪起即已有过记载。弥盖朗琪罗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们是中产阶级，是最高贵的世裔。”（1546年12月致他的侄子 Lionardo 书）——他不赞成他的侄子要变得更高贵的思念：“这决非是自尊的表示。大家知道我们是翡冷翠最老最高贵的世家。”（1549年2月）——他试着要重振他的门第，教他的家族恢复他的旧姓 Simoni, 在翡冷翠创立一族庄；但他老是被他兄弟底平庸所沮丧。他想起他的弟兄中有一个 (Gismondo) 还推车度日，如乡下人一般地生活着，他不禁要脸红。——1520年，Alessandro de Canossa 伯爵写信给他，说在伯爵底家谱上查出他们原是亲戚的证据。这消息是假的，弥盖朗琪罗却很相信，他竟至要购买 Canossa 底官邸。据说那是他的祖先底发祥地。他的传记作者 Condivi 依了他的指点把法王亨利二世底姊姊，和玛蒂特大伯爵夫人都列入他的家谱之内。1515年，教皇雷翁十世到翡冷翠的时候，弥盖朗琪罗底兄弟 Buonarrotto 受到教皇底封绶。

[4] 他又说：“我从来不是一个画家，也不是雕塑家，——作艺术商业的人。我永远保留着我世家的光荣。”（1548年5月2日致 Lionardo 书。）

炼艺术的，当是贵族而非平民。”^[1]

他对于家族抱有宗教般的，古代的，几乎是野蛮的观念。他为之牺牲一切，而且要别人和他一样牺牲。他将，如他所说的，“为了它而卖掉自己，如奴隶一般。”^[2]在这方面，为了些微的事情，他会激动感情。他轻蔑他的兄弟们，的确他们也应该受他轻蔑。他轻蔑他的侄子，——他的承继人。但对于他的侄子和兄弟们，他仍尊敬他们代表世系的身分。这种言语在他的信札中屡见不鲜：

“我们的世系……维持我们的世系……不要令我们的血统中断……”

凡是这强悍的种族底一切迷信，一切盲从，他都全备。这些仿佛是一个泥团（有上帝捏造人类的泥团），弥盖朗琪罗即是在这个泥团中形成的。但在这个泥团中却涌跃出澄清一切的成分：天才。

不相信天才，不知天才为何物的人，看一看弥盖朗琪罗罢！从没有人这样地为天才所拘囚的了。这天才底气质似乎和他的气质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征服者投入他的怀中而把他制服了。他的意志简直是一无所能；甚至可说他的精神与他的心也是一无所能。这是一种狂乱的爆发，一种骇人的生命，为他太弱的肉体与灵魂所不能胜任的。

他在继续不断的兴奋中过生活。他的过分的力量使他感到痛苦，这痛苦逼迫他行动，不息地行动，一小时也不得休息。

他写道：“我为了工作而筋疲力尽，从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地工作过，我除了夜以继日的工作之外，甚么都不想。”

这种病态的需要活动不特使他的业务天天积聚起来，不特使他接受他所不能实行的工作，而且也使他堕入偏执的僻性中去。他要雕琢整个

[1] 他的传记作者 Condivi 所述语。

[2] 1497年8月19日致他的父亲书。——他在1508年3月13日33岁时才从父亲那里获得成了独立权。

的山头。当他要建造甚么纪念物时，他会费掉几年的光阴到石厂中去挑选石块，建筑搬运石块的大路；他要成为一切：工程师，手工人，斫石工人；他要独个干完一切；建造宫邸，教堂，由他一个人来。这是一种判罚苦役底生活。他甚至不愿分出时间去饮食睡眠。在他的信札内，随处看得到同样可怜的话语：

“我几乎没有用餐的时间……我没有时间吃东西……十二年以来，我的肉体被疲倦所毁坏了，我缺乏一切必需品……我没有一个铜子，我是裸体了，我感受无数的痛苦……我在悲惨与痛苦中讨生活……我和患难争斗……”^[1]

这患难其实是虚幻的。弥盖朗琪罗是富有的；他拼命使自己富有，十分富有。^[2]但富有对于他有何用处？他如一个穷人一样生活，被劳作束缚着好似一匹马被磨轮底轴子系住一般。没有人会懂得他如此自苦的原因。没有人能懂得他为何不能自主地使自己受苦，也没有人能懂得他的自苦对于他实是一种需要。即是脾气和他极相似的父亲也埋怨他：

“你的弟弟告诉我，你生活得十分节省，甚至节省到悲惨的程度：节省是好的；但悲惨是坏的：这是使神和人都为之不悦的恶行；它会妨害你的灵魂与肉体。只要你还年青。这还可以；但当你渐渐衰老的时光，这悲惨的坏生活所能产生的疾病与残废，全都会显现。应当避免悲惨，中庸地生活，当心不要缺乏必需的营养，留意自己不要劳作过度……”^[3]

[1] 见 1507, 1509, 1512, 1513, 1525, 1547 诸年信札。

[2] 他死后，人家在他罗马寓所发现他的藏金有 7 千至 8 千金币，约合今日 40 万或 50 万法郎（合华币 8 万或 10 万元）。史家伐萨利（Vasari）说他两次给他的侄儿 7 千小金元，给他的侍役 Urbino 两千小金元。他在翡冷翠亦有大批存款。1534 年时，他在翡冷翠及附近各地置有房产 6 处，田产 7 处。他酷爱田。1505, 1506, 1512, 1515, 1517, 1518, 1519, 1520 各年他购置不少田地。这是他乡下人底遗传性。然而他的储蓄与置产并非为了他自己，而是为别人化去，他自己却甚么都不舍得享用。

[3] 这封信后面又加上若干指导卫生的话，足见当时的野蛮程度：“第一，保护你的头，使它保有相当的温暖，但不要洗；你应当把它揩拭，但不要洗。”（1500 年 12 月 19 日信）

但甚么劝告也不起影响。他从不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合人性些。他只以极少的面包与酒来支持他的生命。他只睡几小时。当他在蒲洛纳(Bologna)^[1]进行于勒二世^[2]底铜像时,他和他的三个助手睡在一张床上,因为他只有一张床而又不愿添置。^[3]他睡时衣服也不脱,皮靴也不卸。有一次,腿肿起来了,他不得不割破靴子;在脱下靴子的时候,腿皮也随着剥下来了。

这种骇人的卫生,果如他的父亲所预料,使他老是患病。在他的信札中,人们可以看出他生过十四或十五次大病。^[4]他好几次发热,几乎要死去,他眼睛有病,牙齿有病,头痛,心病。^[5]他常为神经痛所苦,尤其当他睡眠的时候;睡眠对于他竟是一种苦楚。他很早便老了。四十二岁他已感到衰老。^[6]四十八岁时,他说他工作一天必得要休息四天。^[7]他又固执着不肯请任何医生诊治。

他的精神所受到这苦役生活底影响,比他的肉体更甚。悲观主义侵蚀他。这于他是一种遗传病。青年时,他费尽心机去安慰他的父亲,因

[1] 编者注:即博洛尼亚。

[2] 编者注:即尤利乌斯二世。

[3] 见1506年信。

[4] 1517年9月,在他从事于圣·洛朗查底坟墓雕塑与米纳佛基督像的时候,他病得几乎死去。1518年9月,在Seravezza石厂中,他以疲劳过度与烦闷而病了。1520年拉斐尔逝世的时候,他又病倒了。1521年年终,一个友人Lionardo Sellaio祝贺他:“居然从一场很少人能逃过的痛症中痊愈了。”1531年6月,翡冷翠城陷落后,他失眠,饮食不进,头和心都病了;这情景一直延长到年终;他的朋友们以为他是没有希望的了。1539年,他从西施庭教堂底高架上堕下,跌破了腿。1544年6月,他患了一场极重的热病。1545年12月至1546年正月,他旧病复发,使他的身体极度衰弱。1549年3月,他为石淋症磨难极苦。1555年7月,他患风痛。1559年7月,他又患石淋与其他种种疾病:他衰弱得厉害。1561年8月,他“晕到了,四肢拘挛着”。

[5] 见他的诗集卷八十二。

[6] 1519年7月致Domenico Buoninsegni书。

[7] 1523年7月致Bart Angiolini书。

为他有时为狂乱的苦痛纠缠着。^[1]可是弥盖朗琪罗底病比他所照顾的人感染更深。这没有休止的活动，累人的疲劳，使他多疑的精神陷入种种迷乱状态。他猜疑他的敌人，他猜疑他的朋友。^[2]他猜疑他的家族，他的兄弟，他的嗣子；他猜疑他们不耐烦地等待他的死。

一切使他不安；^[3]他的家族也嘲笑这永远的不安。^[4]他如自己所说的一般，在“一种悲哀的或竟是癫狂的状态”中过生活。^[5]痛苦久了，他竟嗜好有痛苦，他在其中觅得一种悲苦的乐趣：

“愈使我受苦的我愈欢喜。”^[6]

对于他，一切都成为痛苦底题目，——甚至爱，^[7]——甚至善。^[8]

“我的欢乐是悲哀。”^[9]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接近欢乐而更倾向于痛苦的了。他在无垠的字

[1] 在他致父亲的信中，时时说：“你不要自苦……”（1509年春）——“你在这悲痛的情操中生活真使我非常难过；我祈求你不要再去想这个了。”（1509年正月27日）——“你不要惊惶，不要愁苦。”（1509年9月15日）他的父亲 Buonarroti 和他一样时时要发神经病。1521年，他突然从他自己家里逃出来，大声疾呼地说他的儿子把他赶出了。

[2] “在完满的友谊中，往往藏着毁损名誉与生命的阴谋。”（见他致他的朋友 Luigi del Riccio——把他从1546年那场重病中救出来的朋友——的十四行诗）参看1561年11月15日，他的忠实的朋友 Tommaso de' Cavalieri 为他徧枉地猜忌之后给他的声辩信：“我敢确言我从没得罪过你；但你太轻信那般你最不应该相信的人……”

[3] “我在继续的不信任中过生活……不要相信任何人，张开了眼睛睡觉……”

[4] 1515年9月与10月致他的兄弟 Buonarroto 信中有言：“……不要嘲笑我写的一切……一个人不应当嘲笑任何人；在这个时代，为了他的肉体与灵魂而在恐慌与不安中过活是并无害处的……在一切时代，不安是好的……”

[5] 在他的信中，他常自称为“忧愁的与疯狂的人”，——“老悖”，——“疯子与恶人”。——但他为这疯狂辩白，说这只对于他个人有影响。

[6] 诗集卷一百五十二。

[7] 十四行诗卷一百九十第四十八首：“些少的幸福对于恋爱中人是一种丰满的享乐，但它会使欲念绝灭，不若灾患会使希望长大。”

[8] “一切事物使我悲哀，”他写道，“……即是善，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故给予我心灵的苦楚不减于恶。”

[9] 诗集卷八十一。

宙中所见到的所感到的只有它。世界上全部的悲观主义都包含在这绝望的呼声，这极端徧枉的语句中：

“千万的欢乐不值一单独的苦恼！……”^[1]

“他的猛烈的力量，Condivi 说，把他和人群几乎完全隔离了。”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人们对他又是钦佩，又是畏惧。晚年，他令人发生一种宗教般的尊敬。他威临着他的时代。那时，他稍微镇静了些。他从高处看人，人们从低处看他，他从没有休息，也从没有最微贱的生灵所能享受的温柔——即在一生能有一分钟的时间在别人底爱抚中睡眠。妇人底爱情于他是无缘的，在这荒漠的天空，只有 Vittonria Colonna 底冷静而纯洁的友谊，如明星一般照耀了一刹那。周围尽是黑夜，他的思想如流星一般在黑暗中剧烈旋转，他的意念与幻梦在其中回荡。贝多芬从没有这种情境。因为这黑夜即在弥盖朗琪罗自己的心中。贝多芬底忧郁是人类底过失；他天性是快乐的，他希望快乐。弥盖朗琪罗却是内心忧郁，这忧郁令人害怕，一切的人本能地逃避他。他在周围造成一片空虚。

这还算不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亦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底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他的心魂永远在欺妄他的天才，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这宿命便是他自己。他的不幸底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底悲剧——而为人们所最少看到或不敢去看的关键，——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懦弱。

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他都是优柔寡断的。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个部分中间，他不能选择。关于于勒二世（Jules

[1] 诗集卷七十四。